



【表白】

黄金铸就的面容

□本报记者 高莉

大家好！我就是鲜卑人用沉甸甸、黄灿灿的金子铸造的人面牌饰。我身高10厘米，宽5.8厘米，体重130.8克。这敦实的体格，称得上是黄金里名副其实的“重器”了。我有着如满月般的圆脸，额头凸出，颧骨有点高，鼻子短粗，眼睛和嘴巴镂空。这种凸面透雕，凹背镂空的独特技法，让我看上去有强烈的立体感和光影效果。

整体看上去，我就是个成年男人的巴掌那么大的黄金面具。说起面具，作用还真不小。远古时代，人们狩猎时戴上动物形状的面具做伪装，这样接近猎物时不容易被发现。战场上，面具的作用就更大了，不仅可以保护士兵的脸部不受伤害，还能对敌人产生震慑效果。例如北齐时的名将兰陵王高长恭，作为武士，他却长着一副英俊小生的面孔，为了“唬住”敌人，打仗时他就戴上一个面目狰狞的面具，从气势上先占据上风。

后来，随着图腾崇拜、祭祀活动的兴起，再加上黄金的贵重与金光灿灿的色泽，黄金面具应运而生。金面具不仅成为古人社会地位与权力的象征，也反映出当时工艺水平。祭祀时，有一定身份的人戴着它，祈求风调雨顺，表达对神灵的敬畏。丧葬时，为逝者戴上黄金面具，不仅体现对逝者的尊重，更寻求灵魂不朽。

我属于祭祀用品。大家看我额头两端，各铸一个椭圆形高线圈，乍看像眼睛。这双眼睛给人的感觉像神话故事里二郎神额头上的第三只眼一样，有“通天”功能。

鲜卑人称主持祭祀的法师为萨满，他将皮绳从我头顶卷发式的4个孔穿过，将我挂在身上。金光闪闪的我，立即让他在人们眼中更显威严，敬畏之情便油然而生。

草原的风吹过我的脸颊，碧蓝的天空上苍鹰盘旋，我的感觉到了篝火的温度，萨满神秘的语言回旋在我耳边，凝结为鲜卑历史中一个不灭的符号。今天，我带着人们穿越时光的壁垒，聆听一千多年前鲜卑人的呼吸，探索他们与苍穹那段神秘的对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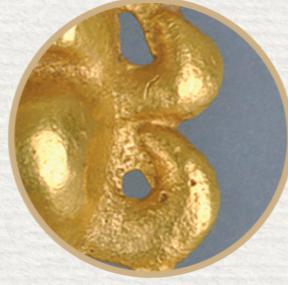
鲜卑人面金牌饰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

人面金牌饰背面



勾云纹

牌饰四周环绕着流畅而富有动感的勾云纹，模仿变幻的云气，为整个牌饰增添了神圣而灵动的气息。



梅花图形

“人面”下方，6个乳钉精巧排列，构成一朵盛开的梅花图形。梅花造型应该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，体现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和审美借鉴。



来自鲜卑的妙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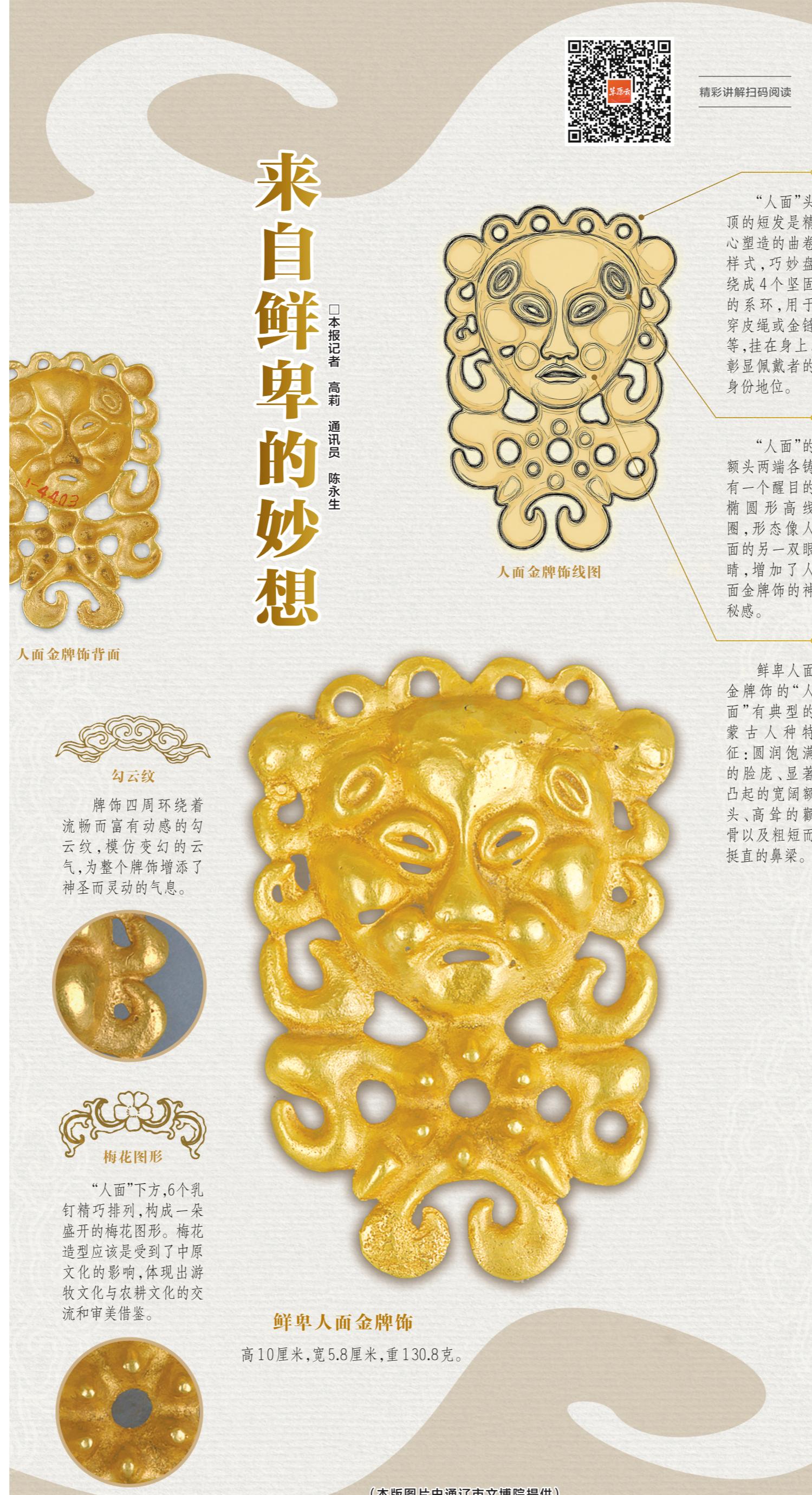
□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陈永生



鲜卑人面金牌饰

高10厘米，宽5.8厘米，重130.8克。

(本版图片由通辽市文博院提供)



多年前统称为饶乐水。

鲜卑源于北方古老的东胡族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入主中原、实现北方地区统一的游牧部族，一度活跃于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。4世纪以前，鲜卑主要活动区域在内蒙古地区，这里也是鲜卑不断发展壮大时期的重要活动地域。

古人认为一切事情均由神灵决定，所以喜欢举行祭祀活动，向上天求答案，鲜卑人亦如此。为鲜卑人主持祭祀活动的萨满，在人们心中是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法师，地位很高。所以有专家认为，人面金牌饰可能与祭祀有关。

《魏书·礼志》中记载了天赐二年（公元406年）北魏太祖在盛乐（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）古城西郊举行盛大祭天仪式，“女巫升坛，摇鼓。帝拜，后肃拜，百官内外尽拜……拜讫，乃杀牲。执酒七人向西，以洒酒天神主，复拜，如此者七。自是之后，岁一祭。”

通辽市文博院研究员陈永生介绍：“人面金牌饰有2件，含金量均高达95%以上，所历经千年仍金光灿烂。它们的核心魅力就在视觉冲击力极强的人面上。鲜卑首领和贵族喜欢佩戴精美的黄金饰品彰显身份与地位，但在鲜卑金牌饰中，常见的多以动物形象为主，用人面形象的相对较少。鲜卑人面金牌饰的‘人面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：圆润饱满的脸庞、显著凸起的宽阔额头、高耸的颧骨以及粗短而挺直的鼻梁。”

仔细端详人面金牌饰，发现它头顶的短发是精心塑造的曲卷样式，自然延伸，巧妙盘绕，最终形成4个坚固的系环。这一别出心裁的设计从实用功能而言，明确表明人面金牌饰是一件豪华挂饰，4个系环通过皮绳或金链等穿系，挂在身上，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。从审美方面来说，卷发与系环浑然一体，将功能性部件完美融入整体艺术构图，毫无突兀感，展现了鲜卑工匠高超的设计智慧和审美情趣。同时，卷曲的头发增添了人面的生动性和装饰性。

人面下方，6个乳钉精巧排列，构成一朵盛开的梅花图形。陈永生说：“乳钉在草原金属牌饰中并不鲜见，这里的梅花造型，应该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，体现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和审美借鉴。牌饰四周环绕着流畅而富有动感的勾云纹，模仿变幻的云气，为整个牌饰增添了神圣而灵动的气息。”

鲜卑人面金牌饰在通辽地区出土，反映了鲜卑人迁徙链中的历史足迹，为研究鲜卑人在西辽河流域的活动范围、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【观点】

多彩的文明交流

□孟祥昆

鲜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，活跃于汉晋北朝时期，先后在北方草原和黄河流域建立了若干政权。十六国中，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、后燕、南燕、西秦、南凉，此外还有西燕、吐谷浑和代等。继十六国后，随着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地区，整个北朝的主要统治集团也就是鲜卑。因此，自魏晋以来，鲜卑逐渐成为北方地区的主要部族。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，鲜卑在政治、文化与风俗上逐渐与中华文化趋同，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。

地处北方西辽河流域核心区的通辽地区是鲜卑人活动的重要舞台，鲜卑人在这里繁衍生息、游牧狩猎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。目前，通过地区发现有科尔沁左翼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、开鲁县福兴地鲜卑墓地、科尔沁左翼后旗布日敦鲜卑窑址等重要鲜卑文化遗迹，出土了金银器、铜器、陶器等大量代表鲜卑文化的遗物。人面金牌饰是通过地区出土鲜卑文化遗物中的代表性器物，为探索鲜卑在西辽河流域的足迹提供了重要线索，也为研究鲜卑历史、文化、艺术与工艺等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因互鉴而丰富。作为鲜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鲜卑金牌饰，造型多样，纹饰丰富，以流畅的线条和细腻的构图描绘了这一时期西辽河流域的众生百态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。鲜卑金牌饰无论是装饰风格还是制作工艺，在继承匈奴服饰部分特征的基础上，又融合中原文化元素。在工艺上，采用中原地区常用的透雕以及半浮雕手法刻画牌饰内容，再依据自身文化特点，做成矩形或者不规则形状的牌饰佩戴于身上，形成特色饰品，折射出鲜卑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。一些金牌饰与具有中原风格的陶器一起出土于同一遗址中，可谓是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交融的秀场。

（作者系通辽市文博院院长、研究馆员）

【史话】

永恒的艺术魅力

黄金面具最早多与祭祀相关。商周时期，中原与巴蜀的巫祝们相信，黄金的永恒光泽能沟通人神。三星堆的黄金面具被小心地贴附在青铜头像上，薄如蝉翼的金箔经锤揲工艺延展至0.2毫米，眉眼处的錾刻线条锐利如刀，既显威严又藏神秘——这或许是祭司化身为神灵时的“面容”，在烟火缭绕中接受信奉者的叩拜。此时黄金面具的制作尚显朴拙，工匠将金块熔炼成液，倒入石范铸成粗坯，再以石锤反复锻打，让金属顺着模具的肌理舒展，最终成为贴合仪式需求的载体。

随着礼乐制度的成熟，黄金面具的功能逐渐向丧葬领域延伸。战国至汉唐，贵族们开始用黄金面具守护逝者。陕西西安出土的汉代黄金面具，轮廓与真人面部几乎一致，鼻翼处的透气小孔、唇线的自然弧度，都显示出工匠对人体的细致观察。这时期的工艺已臻精妙，锤揲技术能将金箔延展至更轻薄的程度，再以錾刻勾勒眉眼，甚至用金丝缠连胡须，让冰冷的金属有了血肉的温度。人们相信，黄金能防止尸身腐朽，更能彰显逝者生前的尊贵，让其在另一个世界仍保有威仪。

当中原的黄金面具在丧葬礼仪中沉淀时，游牧部族又赋予了它新的内涵。逐水草而居的鲜卑人，逝后以黄金面具覆面，既为守护逝者灵魂，也为迁徙中便于保存遗骨。他们的面具线条粗犷，眉骨与下颌棱角分明，透露出骑士的剽悍，却又在鎏金技术上显露出与中原工匠的交流痕迹，或许是通过互市，或许是战乱中的技艺流转，让黄金的光泽在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架起桥梁。

到了辽代，契丹人的黄金面具将这种融合推向极致。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，那对覆盖在逝者脸上的金面具，堪称中国古代工艺的巅峰。面具依逝者面容打造，公主的面具眉弯如新月，驸马的面具胡须以细金丝编缀，每一片金箔都经千百次锤揲，薄得透光，精准地贴合于面部轮廓。契丹人信萨满，也重等级，黄金面具既是引导灵魂归乡的“神容”，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。他们向中原人学到更精细的范铸法，面具边缘常錾刻象征茂盛长久、吉祥如意的卷草纹。

黄金面具的演变，宛若一部微缩的文明史。从祭祀时的“神之面容”到丧葬时的“人之尊严”，从单一的天神崇拜到多元的文化交融，使这些面具成为跨越千年时空的见证者。（雷焕 供稿）